# 发热第一

伤寒发热，何以明之？发热者，谓怫怫然发于皮肤之间，熇熇然散而成热者是也。与潮热、寒热若同而异，与烦躁相类而非。烦躁者，在内者也；潮热之热，有时而热，不失其时；寒热之热，寒已而热，相继而发；至于发热，则无时而发也。有谓翕翕发热者，有谓蒸蒸发热者，此则轻重不同，表里之区别尔。所谓翕翕发热者，谓若合羽所覆，明其热在外也，故与桂枝汤发汗以散之；所谓蒸蒸发热者，谓若熏蒸之蒸，明其热在内也，故与调胃承气汤攻下以涤之。其发热属表者，即风寒客于皮肤，阳气怫郁所致也；其发热属里者，即阳气下陷入阴中所致也。观其热所从来，而汗下之证明其辨焉。若热先自皮肤而发者，知邪气之在外也；若热先自里生而发达于表者，知邪气之在里也。举斯二者，为邪气在表在里而发热也。惟其在表在里俱有发热，故邪在半表半里者，亦有发热之证。何者？以表证未罢，邪气传里，里未作实，是为半表半里。其发热者，或始自皮肤而渐传里热，或始自内热而外达于表。盖邪气在表发热者，则表热里不热也；邪气在里发热者，则里热甚而达于表也；其在半表半里发热者，则表里俱发热，而但热又轻于纯在表者也。经虽云，发热恶寒者，发于阳也；无热恶寒者，发于阴也。然少阴病始得之，亦有反发热者，盖亦属其表也，特与麻黄细辛附子汤发汗者是已。发热为阳，寒之常也；一或阴阳俱虚，与其下利新汗后，又皆恶其发热也。经云：脉阴阳俱虚，热不止者死，下利发热亦死。《内经》云：汗出辄复热，而脉躁疾，不为汗衰，狂言不能食，此名阴阳交，交者死也。斯亦发热也，讵可与寻常发热一概而论耶？医者更当明辨之。

# 恶寒第二

伤寒恶寒，何以明之？恶寒者，风寒客于荣卫之中也。惟其风寒客于荣卫，则洒淅然恶寒也；惟其荣卫之受风寒，则啬啬然不欲舒也。其恶寒者，非寒热之寒也，又非恶风也。且恶风者，见风至则恶矣，得以居密室之内、帏帐之中，则坦然自舒也。至于恶寒者，则不待风而寒，虽身大热而不欲去衣者是也。寒热之热，谓寒热更作，热至则寒无矣，其恶寒虽发热而不欲去衣也，甚则至于向火被覆，而犹不能遏其寒也。所以然者，由阴气上入阳中，或阳微，或风虚相搏之所致也。恶寒一切属表，虽里证悉具，而微恶寒者，亦是表未解也，犹当先解其外，俟不恶寒为外解，乃可攻里也。经曰：发热而恶寒者，发于阳也；无热而恶寒者，发于阴也。谓如伤寒，或已发热，或未发热，必恶寒者，谓继之以发热，此则发于阳也；若恶寒而踡，脉沉细而紧者，此则发于阴也。在阳者可发汗，在阴者可温里。恶寒虽悉属表，而在表者亦有虚实之别：若汗出而恶寒者，则为表虚；无汗而恶寒者，则为表实。表虚可解肌，表实可发汗。又有止称背恶寒者，背者胸中之府，诸阳受气于胸中，而转行于背。《内经》曰：人身之阴阳者，背为阳，腹为阴，阳气不足，阴寒气盛，则背为之恶寒。若风寒在表而恶寒者，则一身尽寒矣；但背恶寒者，阴寒气盛可知也。经所谓少阴病一二日，口中和而背恶寒者，当灸之，处以附子汤者是矣。又或乘阴气不足，阳气内陷入阴中，表阳新虚，有背微恶寒者，经所谓伤寒无大热，口燥渴心烦，背微恶寒者，白虎加人参汤主之者是也。二者一为阴寒气盛，一为阳气内陷，又何以明之也？且阴寒气盛，岂又能消耗津液，故于少阴病，则曰口中润；如阳气内陷，则热烁津液为干，故于太阳病，则口燥舌干而渴也。二者均是背恶寒，要辨阴阳寒热不同者，亦于口中润燥可知。

# 恶风第三

伤寒恶风，何以明之？《黄帝针经》曰：卫气者，所以温分肉、充皮肤、肥腠理、司开阖者也。风邪中于卫也，则必恶风，何者？以风则伤卫，寒则伤荣，为风邪所中，于分肉不温而热矣，皮毛不充而缓矣，腠理失其肥，则疏而不密，开阖失其司，则泄而不固，是以恶风也。是恶风恶寒二者，均为表证，其恶风则比之恶寒而轻也。恶寒者，啬啬然憎寒也，虽不当风，而自然寒矣；恶风者，谓常居密室之中，帏帐之内，则舒缓而无所畏也，一或用扇，一或当风，淅淅然而恶者，此为恶风者也。恶寒则有属于阳者，有属于阴者，及其恶风者，悉属于阳，非若恶寒之有阴阳也。三阴之证，并无恶风者以此也。恶风虽悉在表，而发散又自不同。若无汗而恶风者，则为伤寒，当发其汗；若汗出而恶风者，则为中风，当解其肌。里证虽具，而恶风未罢者，尤当先解其外也。又有发汗多亡阳，与其风湿，皆有恶风之证，盖以发汗多，漏不止则亡阳，外不固是以恶风也，必以桂枝加附子汤温其经，而固其卫。风湿相搏，骨节疼烦，湿胜自汗而皮腠不密，是以恶风也，必以甘草附子汤散其湿而实其卫。由是观之，恶风属乎卫者可知矣。

# 寒热第四

伤寒寒热，何以明之？寒热者，谓往来寒热也。经曰：邪正分争，往来寒热者，言邪气之入也，而正气不为之争，则但热而无寒也。乃有热而寒者，谓其正气与邪气分争，于是寒热作矣，争则气郁不发于外，而寒热争焉，争甚则愤然而热，故寒已而热作焉，兹乃寒热之理也。或谓寒热者，阴阳争胜也，阳胜则热，阴胜则寒。此阴阳之争也，何则？盖以寒为阴而热为阳，里为阴而表为阳，邪之客于表者为寒，邪与阳相争，则为寒矣；邪之入于里者为热，邪与阴相争，则为热矣；其邪在半表半里，外与阳争而为寒，内与阴争而为热矣，表里之不拘，内外之不定，或出或入，由是而寒热且往且来也。是以往来寒热，属半表半里之证，邪居表多则多寒，邪居里多则多热，邪气半在表半在里，则寒热亦半矣。审其寒热多少，见其邪气浅深矣。小柴胡汤专主往来寒热，而又立成诸加减法，亦为邪气在半表半里，未有定处，往来不常。又寒热如疟，与夫发热恶寒，皆似而非也。然寒热如疟者，作止有时者也；及往来寒热，则作止无时，或往或来，日有至于三五发者，甚者十数发，其与疟状有以异也。至于发热恶寒者，为发热时恶寒并不见，恶寒时热不见也，不若此热已而寒，寒已而热者。虽然，应往来寒热，属半表半里，当和解之。又有病至十余日，而结热在里，复往来寒热者，亦可与大柴胡汤下之，不可不知也。

# 潮热第五

伤寒潮热，何以明之？若潮水之潮，其来不失其时也。一日一发，指时而发者，谓之潮热；若日三五发者，即是发热，非潮热也。潮热属阳明，必于日晡时发者，乃为潮热。阳明者属胃土，应时则王于四季，应日则王于未申。经曰：阳明居中土也，万物所归，无所复传。盖邪气入胃，谓之入府，府之为言聚也，若府库之府焉。邪气入于胃，而不复传，邪气郁而为实热，随王而潮，是以日晡所发潮热者，属阳明也。惟其属阳明，故潮热为可下之证。经曰：潮热者实也。又曰：潮热者，此外欲解也，可攻其里焉。又曰：其热不潮，未可与承气汤。即此观之，潮热属于胃者，昭然可见焉。虽然，潮热为里实可下之证，如或脉浮而紧，与其潮热而利，或小便难，大便溏者，皆热未全入府，犹带表邪，当和解其外，外解已而小便利，大便鞕者，乃可攻之。或谓潮热有属太阳少阳者乎？少阳王于寅卯，太阳王于巳午，若热于此时发者，为邪未入胃，岂得谓之潮热，必待日晡所发者，乃谓之潮热，见其邪在胃也。遇疾值病，详而验之，始见得真也。

# 自汗第六

伤寒自汗，何以明之？自汗者，谓不因发散而自然汗出者是也。《内经》曰：阳气卫外而为固也。卫为阳，言卫护皮肤，肥实腠理，禁固津液，不得妄泄，汗者干之而出，邪气干于卫气，气不能卫固于外，则皮肤为之缓，腠理为之疏，由是而津液妄泄，濈濈然润，漐漐然出，谓之自汗也。如发热自汗出而不愈，此卫气不和，风邪干于卫也；太阳中暍，汗出恶寒，身热而渴者，暑邪干于卫也；多汗出而濡，此其风湿甚者，湿邪干于卫者也。是知卫气固护津液，不令妄泄，必为邪气干之而出也。风寒暑湿之毒，为四时之气，中人则为伤寒，风与暑湿为邪，皆令自汗，惟寒邪伤人，独不汗出，寒伤荣而不伤卫，卫无邪气所干，则皮腠得以密，津液得以固，是以汗不出也，及其寒渐入里，传而为热，则亦使自汗出也。盖热则荣卫通，腠理开而汗泄矣。然自汗之证，又有表里之别焉，虚实之异焉。若汗出恶风，及微恶寒者，皆表未解也，必待发散而后愈；至于漏不止而恶风，及发汗后恶寒者，又皆表之虚也，必待温经而后愈。诸如此，皆邪气在表也。若汗出不恶寒者，此为表解而里未和也。经曰：阳明发热汗出，此为热越。又曰：阳明病，发热汗多者，急下之。又非若邪气在表而汗出之可缓也。伤寒自汗之证为常也，设或汗出发润，与其出之如油，或大如贯珠，着身出而不流，皆为不治之证也。必手足俱周，遍身悉润，漐漐然一时间许，烦热已而身凉和，乃为佳矣。此则阴阳气和，水升火降，荣卫通流，邪气出而解者也。《内经》曰：阳之汗，以天地之雨名之。此之谓也。

# 盗汗第七

伤寒盗汗，何以明之？盗汗者，谓睡而汗出者也。自汗则不以睡与不睡，自然而出也；及盗汗者，不睡则不能汗出，方其睡也，凑凑然出焉，觉则止而不复出矣。杂病盗汗者，责其阳虚也；伤寒盗汗者，非若杂病之虚，是由邪气在半表半里使然也。何者？若邪气一切在表，干于卫则自然汗出也，此则邪气侵行于里，外连于表邪，及睡则卫气行于里，乘表中阳气不致，津液得泄，故但睡而汗出，觉则气散于表，而汗止矣。经曰：微盗汗出，反恶寒者，表未解也。又阳明病，当作里实，而脉浮者，云必盗汗，是犹有表邪故也。又三阳合病，目合自汗。是知盗汗为邪气在半表半里之间明矣。且自汗有为之虚者，有为之实者，其于盗汗之证，非若自汗有实者，悉当和表而已，不可不知也。

# 头汗第八

伤寒头汗，何以明之？头者诸阳之会也，邪搏诸阳，津液上凑，则汗见于头也。邪热内蓄，蒸发腠理，遍身汗出者，谓之热越；若身无汗，则热不得越，热蒸于阳，故但头汗出也。何者？以三阴之经，皆上至颈胸中而还，不循于头，独诸阳脉上循于头尔。经曰：但头汗出，身无汗，剂颈而还，小便不利，渴饮水浆，此为瘀热在里，身必发黄。为热不得越而上达者也。又热入血室，与其虚烦，或阳明被火，及水结胸，皆但头汗出也，俱是热郁于内，而不得越者也。此数者，或吐或下，皆欲除其热也。或谓头汗之证，悉属阳明，而为里热也，而有不属阳明，属表者乎？且邪但在表者，则无头汗之证，必也寒湿相搏，与邪气半在表半在里者，乃有头汗也。伤寒五六日，已发汗而复下之，胸胁满微结，小便不利，渴而不呕，但头汗出，往来寒热，心烦；及伤寒五六日，头汗出，微恶寒，手足冷，心下满，口不欲食，大便鞕，脉细者，皆邪气半在表半在里，令头汗出也；湿家但头汗出，欲得被覆向火者，寒湿相搏，令头汗出也：兹数者，皆邪气所干，令头额自然汗出，又不谓之逆。其小便不利，则恶见头汗出也；湿家下后，亦恶见头汗出也：兹二者乃为头汗之逆者也。何则？以小便不利而成关格，若头汗出，阳脱也。经云：关格不通，不得尿，头无汗者生，有汗者死；湿家下后，若额上汗出而微喘者，亦阳脱也。经云：湿家下之，额上汗出，小便不利者死，下利不止者亦死。《脉经》曰：阳气上出，汗见于头者，盖阳脱也。则知可治而治，知其不可治而不治，皆得十全之工者，在于明辨而审的也。

# 手足汗第九

伤寒手足汗出，何以明之？四肢者，诸阳之本，而胃主四肢，手足汗出者，阳明之证也，阳经邪热，传并阳明，则手足为之汗出。阳明为津液之主，病则自汗出。其有自汗出者，有但头汗出者，有手足汗出者，悉属阳明也。何以使之然也？若一身自汗出者，谓之热越，是热外达者也；但头汗出者，是热不得越，而热气上达者也；及手足汗出者，为热聚于胃，是津液之傍达也。经曰：手足濈然汗出者，此大便必鞕也，手足漐漐汗出，大便难而讝语者，下之则愈。由此观之，手足汗出为热聚于胃可知矣。或谓热聚于胃，而手足为之汗出；其寒聚于胃，而有手足汗出者乎？经曰：阳明中寒者，不能食，小便不利，手足濈然汗出，此欲作痼瘕。即是中寒者也。且热聚于胃，为可下之证；其寒聚于胃，为不可下，又何以明之？要明于此二者，必曰大便初鞕后溏，以胃中冷，水谷不别故也，是以不可下者也；若大便难讝语者，为阳明证具，则是可下之证。临病之际，宜须两审。

# 无汗第十

伤寒无汗，何以明之？腠理者，津液凑泄之所为腠，文理缝会之中为理，津液为风暑湿气所干，外凑皮腠者，则为自汗出；若寒邪中经，腠理致密，津液内渗，则无汗。无汗之由，又有数种：如伤寒在表，及邪行于里，或水饮内蓄，与亡阳久虚，皆令无汗，其伤寒无汗，则腠理致密也；风中于卫，则腠理开而自汗；寒中于荣，则无汗，谓腠理闭也。经所谓太阳病，恶风无汗而喘；及脉浮紧，无汗发热；及不汗出而烦躁；阳明病反无汗而小便利，二三日呕而咳，手足厥，苦头痛；鼻干不得汗，脉浮无汗而喘；与其刚痉无汗，是数者，皆寒邪在表而无汗者也。其邪气行于里无汗者，为邪气在表，熏发腠理则汗出；邪气内传，不外熏发者则无汗。经所谓阳明病无汗，小便不利，心中懊憹者，身必发黄；及伤寒发热无汗，渴欲饮水，无表证者，白虎加人参汤主之。与夫三阴为病，不得有汗，是数者，皆邪行于里而无汗者也。其水饮内蓄而无汗者，为水饮散而为津液，津液布渗而为汗，既水饮内蓄而不行，则津液不足而无汗。经所谓服桂枝汤或下之，仍头项强痛，翕翕发热，无汗，心下满微痛，小便不利者，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主之，是津液内渗而无汗者也。其阳虚而无汗者，诸阳为津液之主，阳虚则津液虚少，故无汗。经所谓脉浮而迟，迟为无阳，不能作汗，其身必痒；阳明病反无汗，其身如虫行皮中之状，此以久虚故也，皆阳虚而无汗者也。如是者病之常也，又焉得为异哉？一或当汗而不汗，服汤一剂，病证仍在，至于服三剂而不汗者，死病也。又热病脉躁盛而不得汗者，黄帝谓阳脉之极也，死。兹二者以无汗为真病，讵可与其余无汗者同日而语也。

# 头痛第十一

伤寒头痛，何以明之？头痛谓邪气外在经络，上攻于头所致也。《难经》曰：三阳经受风寒，伏留而不去，则名厥头痛。言三阳之经上于头尔。然伤寒头痛者，太阳专主也，何者？以太阳之经起于目内眦，上额交巅，上入络脑，经所谓太阳受病者，头项痛，腰脊强；又曰七日病衰，头痛少愈。虽然，阳明少阳亦有头痛，不若太阳之专主也。盖太阳为病属表，而头痛专为主表证，虽有风寒之不同，必待发散而后已。太阳病，头痛发热，身疼痛，恶风无汗而喘者，伤寒也，麻黄汤主之；太阳病，头痛发热，汗出恶风者，中风也，桂枝汤主之。虽有伤寒六七日不大便，头痛有热者，而与调胃承气汤下之者。又云，若小便清者，知热不在里，仍在表也，当与桂枝汤。以头痛未去，虽不大便六七日，其小便清者，犹为在表，是知头痛属乎表者明矣。头痛一切属三阳经也，而阴病亦有头痛乎？太阴少阴二经之脉，皆上至颈胸中而还，不上循头，则多头痛之证，惟厥阴之脉，循喉咙之后，上入颃颡，连目眦，上出额，与督脉会于巅，病亦有头痛。经曰：干呕吐涎沫者，吴茱萸汤主之者是矣。夫头者精明之府也，神明居之，小小邪气，作为头痛者，必曰发散而可也；其或痛甚，入连于脑，而手足寒者，又为真病，岂能发散而已哉？呜呼！头痛为外疾，犹有不可治者，又矧藏府之疾乎！

# 项强第十二

伤寒项强，何以明之？太阳脉起于目内眦，上额交巅，上入络脑，还出别下项，循肩臂内侠脊，抵腰中。经曰：太阳之病，项背强痛而恶寒。以太阳感受风寒，则经脉不利，而项为之急，颈为之强尔。伤寒颈项强急者，太阳表证也，必发散而解之可也。太阳病，项背强渼渼，反汗出恶风者，桂枝加葛根汤主之；太阳病，项背强渼渼，无汗恶风者，葛根汤主之，是皆发散之剂也。二者均是项背强而发散，又有轻重者，盖发热汗出恶风者为表虚，表虚者可解肌；无汗恶风者为表实，表实者可发汗，是以为治不同也。桂枝加葛根汤方，是桂枝加麻黄、葛根。又葛根汤方，亦是桂枝汤中加麻黄、葛根，深详究之。无汗恶风为表实，正可发汗，则于桂枝汤中加葛根、麻黄为当矣；汗出恶风为表虚，表虚者可解肌，恐是桂枝汤中，但加葛根，而不加麻黄也。几音殊；渼，引颈之貌；渼，短羽鸟也。短羽之鸟，不能飞腾，动则先伸引其头尔；项背强者，动亦如之，非若几案之几而偃屈也。太阳伤寒项背强，其或太阳中风，加之寒湿而成痉者，亦项强也。经曰：病者身热足寒，颈项强急，恶寒，时头热，面赤，目脉赤，独头面摇，卒口噤，背反张者，痉病也。《金匮要略》曰：太阳病，其证项背强渼渼，然脉反沉迟者，此为痓，桂枝加栝蒌汤主之。虽项背强，然太阳病表证，悉当发散。又有结胸病者，项亦强，如柔痓状，下之则和，宜大陷胸汤丸主之。临病之际，审其表里，可汗可下，随证投汤，则万全矣。

# 头眩第十三

伤寒头眩，何以明之？眊非毛而见其毛，眩非玄而见其玄，眊为眼花，眩为眼黑。眩也，运也，冒也，三者形俱相近，有谓之眩运者，有谓之眩冒者。运为运转之运，世谓之头旋者是矣；冒为蒙冒之冒，世谓之昏迷者是矣。少阳之为病，口苦咽干目眩，以少阳居表里之间，表邪所传，渐行于里，表中阳虚，故时时目眩也。二阳并病，头项强痛，或眩运眩冒者，以少阳与太阳并病，故眩者，责其虚也。伤寒有起则头眩与眩冒者，皆发汗吐下后所致，是知其阳虚也。故《针经》有曰：上虚则眩，下虚则厥。眩虽为虚，而风家亦有眩者，盖风主运动故尔。伤寒阳明病，但头眩，不恶寒，故能食而咳，其人必咽痛，为阳明中风，是风亦主头眩也。诸如此者，皆非逆也，及其诸逆，发汗剧者，言乱目眩者死，命将难全。呜呼！病势已成，可得半愈，及病势已深，虽神医其能已之耶？

# 胸胁满第十四

伤寒胸胁满，何以明之？胸胁满者，谓胸膈间气塞满闷也，非心下满者也；胁满者，谓胁肋下气胀填满也，非腹满者也。邪气自表传里，必先自胸膈，已次经心胁而入胃，邪气入胃，为入府也，是以胸满多带表症；胁满者，当半表半里症也。经曰：下后脉促胸满者，桂枝去芍药汤主之。又曰：太阳与阳明合病，喘而胸满者，不可下，宜麻黄汤。是胸满属表，而须发汗者也。盖胸中至表犹近也。及胁者则更不言发汗，但和解而已。经曰：设胸满胁痛者，与小柴胡汤。又曰：胸满不去者，小柴胡汤主之；本太阳病不解，传入少阳者，胁下鞕满，干呕不能食，往来寒热，脉沉紧者，小柴胡汤主之。是知胁满属半表半里明矣。大抵胸胁满，以邪气初入里，未停留为实，气郁积而不行，致生满也，和解斯可矣；若邪气留于胸中，聚而为实者，非涌吐则不可已。故华佗曰：四日在胸，吐之则愈。是邪气已收敛而不散漫者，则可吐之。《内经》曰：其高者因而越之。病在胸膈之上为高，越之为吐也。经曰：病在胸中，当吐之，发汗若下之而烦热，胸中窒者，则以栀子豉汤吐之；若胸中痞鞕，气上冲咽喉，不得息者，此为胸中有寒也，则以瓜蒂散吐之。二者均是吐剂，栀子豉汤吐胸中虚烦客热也，瓜蒂散吐胸中痰实宿寒也。若能审明药剂之轻重，辨别邪气之浅深，对证投汤，不为效者，未之有也。

# 心下满第十五

伤寒心下满，何以明之？心下满者，谓正当心下高起满鞕者是矣。不经下后而满者，则有吐下之殊；若下后心下满者，又有结胸痞气之别。经曰：病人手足厥冷，脉乍紧，邪结在胸中，心中满而烦，饥不能食者，病在胸中，当须吐之。又曰：脉浮而大，心下反鞕有热，属藏者，攻之，不令发汗；属府者不令攻之。兹二者为不经汗下而心下满者，或吐之，或下之，看其邪气之高下，高者则因而越之，下者则因而竭之，要在泄其邪也；至于阳明病，虽心下鞕满，又未可攻。经曰：阳明病，心下鞕满者，不可攻之，攻之利遂不止者死，利止者愈。是邪气自表传里。至于心下留结为实者，则不可下，乃吐之可也；若未全为实者，则不可下，故有此戒也。又邪气在表，未应下而强下之，邪气乘虚结于心下，实者鞕满而痛为结胸，虚者满而不痛为虚痞。经曰：呕而发热者，柴胡汤证具，而以他药下之，柴胡证仍在者，复与柴胡汤，此虽已下之，不为逆，必蒸蒸而振，却复发热汗出而解。若心下满而鞕痛者，此为结胸也；但满而不痛者，此为虚痞。盖实邪留结，则为鞕为痛；虚邪留滞，则但满而不鞕痛也。结胸热实，脉沉而紧，心下痛，按之石鞕者，大陷胸汤主之。明其邪实可知矣。脉浮而紧，而反下之，紧反入里则作痞，按之自濡，但气痞耳。明其邪虚可知矣。病发于阳，而反下之，热入因作结胸；病发于阴，而反下之，因作痞。表邪未罢，医反下之，胃中空虚，客气动膈，阳气内陷，心中因鞕，则为结胸，须陷胸汤丸攻之可也。伤寒中风，医反下之，心下痞鞕而满，医见心下痞，谓病不尽，而复下之，其痞益甚，此非结热，但以胃中空虚，客气上逆，故使鞕也，须诸泻心汤散可也。二者俱是心下满鞕，一为虚，一为实，凡投汤者，大须详审。结胸虽为实邪，众皆共知当用陷胸汤丸下之；或脉浮大者，则不可下，下之则死，即是犹带表邪，未全结实，下之重虚其里，邪深结则死。设或结胸形证悉具，而加之烦躁者，又为不治之疾。药之所以能胜邪者，必待胃气施布，药力始能温，汗吐下之，以逐其邪气，邪气胜，胃气绝者，汤药纵下，胃气不能施布，虽神丹其何能为效也。

# 腹满第十六

伤寒腹满，何以明之？腹满者，俗谓之肚胀是也。华佗曰：伤寒一日在皮，二日在肤，三日在肌，四日在胸，五日在腹，六日入胃。入胃谓入府也，是在腹也，犹未全入里者。虽腹满为里证，故亦有浅深之别。经曰：表已解而内不消，非大满，犹生寒热，则病不除。是其未全入府。若大满大实坚，有燥屎，自可除下之，虽四五日不能为祸，谓之邪气已入府也。伤寒邪入腹，是里证已深，故腹满乃可下之者多矣。如经曰：其热不潮，未可与承气汤，若腹大满不通者，可与小承气汤；发汗不解，腹满痛者，急下之。本太阳病，医反下之，因而腹满时痛者，属太阴也，桂枝加芍药汤主之；大实痛者，桂枝加大黄汤主之。少阴病腹胀，不大便者，急下之。诸如此者，皆为里证是也。虽曰腹中满痛者，此为实也；当下去之。然腹满不减者，则为实也；若腹满时减者，又为虚也，则不可下。经曰：腹满不减，减不足言，当下之。《金匮要略》曰：腹满时减，复如故。此虚寒从下上也，当以温药和之。盖虚气留滞，亦为之胀，但比之实者，不至坚痛也。大抵腹满属太阴证也，阳热为邪者，则腹满而咽干；阴寒为邪者，则腹满而吐，食不下，自利益甚，时腹自痛。太阴者，脾土也，治中央，故专主腹满之候。又发汗吐下之后，因而成腹满者，皆邪气乘虚内客为之，而所主又各不同。经曰：发汗后腹胀满者，厚朴生姜甘草半夏人参汤主之。伤寒吐后腹胀满者，调胃承气汤主之。伤寒下后，心烦腹胀满，卧起不安者，栀子厚朴汤主之。三者有当温者，有当下者，有当吐者，何邪气不一也。且发汗后腹满当温之，邪气在表，因发散则邪去，胃为津液之主，发汗亡阳，则胃气虚而不能敷布，诸气壅滞，而为胀满，是当温散可也。吐后腹满可下之，邪气在胸者，则可吐之，吐之邪去则安。若吐后邪气不去，加之腹胀满者，是胸中之邪，下传入胃，壅而为灾，故生胀满，当须下之可也。下后腹满可吐者，邪气在表，未传入府，而妄下之，邪自表乘虚而入，郁于胸中，而为虚烦，气上下不得通利者，腹为之满，故当吐之可也。凡为医者，要识邪气所起所在，审其所起，知邪气之由来；观其所在，知邪气之虚实，发汗吐下之不差，温补针艾之适当，则十全之功，自可得也。

# 少腹满第十七

伤寒少腹满者，何以明之？少腹满者，脐下满是也。少腹者，下焦所治。《难经》曰：下焦者，当膀胱上口，主分别清浊，其治在脐下。邪气自上而下，至于下焦，结而不利，故少腹满也。胸中满，心下满，皆气尔，即无物也；及腹满者，又有燥屎为之者；至于少腹满者，非正气也，必有物聚于此，而为之满尔。所以然者，身半以上，同天之阳，清阳归之；身半以下，同地之阴，浊阴归之，清者在上，而浊者在下，《内经》谓：清阳出上窍，浊阴出下窍。当出不出，积而为满。是在上而满者，气也；在下而满者，物也。所谓物者，溺与血尔。邪气聚于下焦，则津液不得通，血气不得行，或溺或血，留滞于下，是生胀满而鞕痛也。若从心下至少腹皆鞕满而痛者，是邪实也，须大陷胸汤下之；若但少腹鞕满而痛，小便利者，则是畜血之症；小便不利者，则是溺涩之症。经曰：少腹满，应小便不利，今反利者，为有血也。又曰：少腹鞕，小便不利者，为无血也；小便自利，其人如狂者，血症谛也，其小便利而少腹满者，为太阳随经，瘀血在里，太阳自入府者也。经曰：太阳病不解，热结膀胱，其人如狂，血自下，下者愈，其外未解者，尚未可攻，当先解外；外解已，但少腹急结者，乃可攻之，桃仁承气汤主之。是少腹鞕满，为物聚于下可知矣。渗之利之，参酌随宜，可为上工。

# 烦热第十八

伤寒烦热，何以明之？烦者热也，与发热若同而异也。发热者，怫怫然发于肌表，有时而已者是也；烦者为烦而热，无时而歇者是也。二者均是表热，而烦热为热所烦，非若发热而时发时止也，故谓之烦热。经曰：病人烦热，汗出则解。又曰：发汗已解，半日许复烦，脉浮数者，再与桂枝汤。又曰：服桂枝汤，反烦不解者，先刺风池、风府，却与桂枝汤则愈。即此观之，烦为表热明矣。故又有烦疼，即是热疼；又有烦渴，即是热渴也。以烦为热，又何疑焉。至于胸中烦、心中烦、内烦、虚烦，皆以烦为热。设伤寒至六七日，手足三部脉皆至，大烦而口噤不能言，其人躁扰者，与脉和大烦，目重睑内际黄者，又皆为欲解。所以言大烦者，以肌表大热，则是邪热欲去，泄达于外也，故为欲解。《内经》曰：谨熟阴阳，以意调之。

# 虚烦第十九

伤寒虚烦，何以明之？虚烦者，心中郁郁而烦也。有胸中烦，有心中烦，有虚烦，诸如此者，皆热也。若止云烦者，表热也，及其邪热传里，故有胸中烦、心中烦、虚烦之别。三者要在观其热所从来，审其虚实而治，为不同也。如不经发汗吐下而烦者，则是传经之热，不作膈实者，但多和解而已。故经曰：心烦喜呕，或胸中烦而不呕者，小柴胡汤主之；少阴病二三日，心中烦，不得卧者，黄连阿胶汤主之；少阴病，胸满心烦者，猪肤汤主之。是皆和解而彻热者也。若因吐下发汗后而烦者，则是内陷之烦，但多涌吐而已。发汗吐下后，虚烦不得眠；若剧者，必反覆颠倒，心中懊憹者，栀子豉汤主之；若少气者，栀子甘草豉汤主之；若呕者，栀子生姜豉汤主之。心烦腹满，卧起不安者，栀子厚朴汤主之。丸药大下后，身热不去，微烦者，栀子干姜汤主之。是皆取其吐而涌其热者也。虚烦之状，心中温温然欲吐，愦愦然无奈，欲呕不呕，扰扰乱乱，是名烦也，非吐则不能已。经曰：下利后更烦，按之心下濡者，为虚烦也，宜栀子豉汤；脉乍结，心中满而烦，饥不能食者，病在胸中，瓜蒂散。二者症均是烦也，药均是吐也，而又轻重之不同：吐下发汗后，邪气乘虚而入为烦者，则谓之虚烦，与栀子豉汤，则是吐剂之轻者；不因吐下发汗后，邪气结于胸中，则为膈实，与瓜蒂散，则是吐剂之重者。又阳病，不吐不下心烦者，则是烦之实者也，与调胃承气汤下之；伤寒二三日，心中悸而烦者，则是烦之虚者也，与小建中汤补之。烦为热也，悸而复烦为虚者，以悸为虚，悸甚而烦，故为虚也；少阳之邪入府者，烦而悸，则为热也。大抵先烦而悸者，是为热也；先悸而烦者，是为虚也。《内经》曰：治病必先求其本。诚哉是言也。

# 烦躁第二十

伤寒烦躁，何以明之？烦为扰扰而烦，躁为愤躁之躁。合而言之，烦躁为热也；析而分之，烦也躁也，有阴阳之别焉：烦，阳也；躁，阴也。烦为热之轻者，躁为热之甚者。经有烦疼、烦满、烦渴、虚烦，皆以烦为热也。有不烦而躁者，为怫怫然便作躁闷，此为阴盛格阳也，虽大躁欲于泥水中卧，但饮水不得入口者是矣。所谓烦躁者，谓先烦渐至躁也；所谓躁烦者，谓先发躁而迤逦复烦者也。烦躁之由，又为不同，有邪气在表而烦躁者，有邪气在里而烦躁者，有因火劫而烦躁者，有阳虚而烦躁者，有阴盛而烦躁者，皆不同也。经曰：当汗不汗，其人烦躁；太阳中风，脉浮而紧，不汗出而烦躁，大青龙汤主之者，是邪气在表而烦躁者也；病人不大便五六日，绕脐痛，烦躁，发作有时，此有燥屎也，是邪气在里而烦躁者也。太阳病，以火熏之不得汗，其人必躁；太阳病二日反躁，火熨其背，令人大汗出，大热入胃，烦躁者，火劫令烦躁者也。阳微发汗，躁不得眠；与之下后复发汗，昼日烦躁不得眠，夜而安静，不呕不渴，无表证，脉沉微，身无大热者，干姜附子汤主之者；及发汗若下之，病仍不去，烦躁者，茯苓四逆汤主之者，阳虚烦躁者也。少阴病，吐利，手足冷，烦躁欲死者，吴茱萸汤主之者，阴盛而烦躁者也。诸如此者，症之常也，非逆也。设或结胸症悉具，烦躁者死；发热下利，厥逆，躁不得卧者死；少阴病，吐利烦躁四逆者死；少阴病，四逆恶寒而身踡，脉不至，不烦而躁者死；少阴病，五六日自利，复烦躁不得卧寐者死。是数者，又皆为不治之症。呜呼！烦躁为常有之疾，复有诸不治之症，临病者之侧，又当熟审焉。

# 懊憹第二十一

伤寒懊憹，何以明之？懊者，懊恼之懊；憹者，郁闷之貌，即心中懊懊恼恼，烦烦憹憹，郁郁然不舒畅，愦愦然无奈，比之烦闷而甚者。懊憹也，由下后表中阳邪乘虚内陷，郁而不发，结伏于胸心之间，故如是也。经曰：表未解，医反下之，胃中空虚，客气动膈，心中懊憹；又曰：下之益烦，心中懊憹如饥，即是阳气内陷，为诸懊憹也。其治之法，或吐之，或下之。若发汗吐下后，虚烦不得眠，剧者必反覆颠倒，心中懊憹；与阳明病下之，其外有热，手足温而不结胸，心中懊憹，饥不能食，但头汗出。二者为邪热郁于胸中，当须栀子豉汤吐之，以涌其结热也。阳明病下之，心中懊憹而烦，胃中有燥屎者；与阳明病无汗，小便不利，心中懊憹者，必发黄。二者为邪热结于胃中，当须大承气汤、茵陈汤攻之以涤其内热也。识诸此者，吐下之不差，汤剂之适当，则无不愈者；一或当汗反吐，疗热以温，则变证百出，斑出黄生者多矣。其为医者，请精究之。

# 舌上胎第二十二

伤寒舌上胎，何以明之？舌者心之官，法应南方火，本红而泽，伤寒三四日已后，舌上有膜，白滑如胎，甚者或燥或涩，或黄或黑，是数者，热气浅深之谓也。邪气在表者，舌上即无胎，及邪气传里，津液结搏，则舌上生胎也。寒邪初传，未全成热，或在半表，或在半里，或邪气客于胸中者，皆舌上胎白而滑也。经曰：舌上如胎者，以丹田有热，胸中有寒，邪初传入里者也。阳明病，胁下鞕满，不大便而呕，舌上白胎者，可与小柴胡汤，是邪气在半表半里者也。阳明病，若下之，则胃中空虚，客气动膈，心中懊憹，舌上胎者，栀子豉汤主之，是邪客于胸中者也。藏结宜若可下，舌上胎滑者，则云不可攻也，是邪未全成热，犹带表寒故也。及其邪传为热，则舌之胎不滑而涩也。经曰：伤寒七八日不解，热结在里，表里俱热，时时恶风，大渴，舌上干燥而烦，欲饮水数升者，白虎加人参汤主之。是热耗津液，而滑者已干也。若热聚于胃，则舌为之黄，是热已深也。《金匮要略》曰：舌黄未下者，下之黄自去。若舌上色黑者，又为热之极也。《黄帝针经》曰：热病，口干舌黑者死。以心为君主之官，开窍于舌，黑为肾色，见于心部，心者火，肾者水，邪热已极，鬼贼相刑，故知必死。观其口舌，亦可见其逆顺矣。

# 衄血第二十三

伤寒衄者，何以明之？鼻中血出者是也。杂病衄者，责热在里；伤寒衄者，责热在表。何以言之？《病源》曰：心主血，肝藏血，肺主气，开窍于鼻，血得热则散，随气上从鼻中出，则为衄。是杂病者，责在里热也。经曰：伤寒脉浮紧，不发汗，因致衄者，宜麻黄汤；伤寒不大便六七日，头痛有热者，与小承气汤，其小便清者，知不在里，仍在表也，当须发汗，若头痛者必衄，宜桂枝汤。以此观之，是伤寒衄者，责其表热也。《千金翼》曰：吐血有三种：一曰肺疽，二曰伤胃，三曰内衄。既吐血家谓之内衄，则其鼻中出血者，可谓之外衄，是经络之血妄行也。经络热盛，阳气臃重，迫血妄行，出于鼻则为衄。经曰：其人发烦目瞑，剧者必衄，衄乃解，所以然者，阳气重故也。又曰：阳盛则欲衄，阴虚小便难。言衄为经中阳盛也。凡伤寒脉浮，鼻中燥，口燥，但欲漱水，不欲咽者，是欲衄也。经曰：阳明病，口干鼻燥，能食者则衄。又有不应发汗，因致衄者。经曰：少阴病，但厥无汗，而强发之，必动其血，未知从何道出，或从口鼻，或从目出，是名下厥上竭，为难治是也。衄家虽为邪热在经，而又不可发汗。经曰：衄家不可发汗，发汗则额上陷，脉急紧，直视不能眴，不得眠。前云桂枝汤麻黄汤治衄者，非治衄也，即是发散经中邪气耳；若邪气不得发散，壅盛于经，逼迫于血，则因致衄也，即非桂枝麻黄汤专治衄也。太阳病脉浮紧，发热身无汗，自衄者愈。是经中之邪，随血而散则解矣。故知衄者，不待桂枝汤麻黄汤发散之也。衄者若但头汗出，身无汗，及汗出不至足者死，黄帝又皆以为不治之疾。临病之际，审而治之，则不失矣。

# 哕第二十四

伤寒哕者，何以明之？哕者，俗谓之咳逆者是也。泬〔音噎〕近于哕，泬者但胸喉间气泬塞不得下通，然而无声也。若哕则吃吃然有声者是也。哕者成金也，胃受疾故哕。哕也，泬也，皆胃之疾，但轻重有差尔。虚寒相搏，反饮水令汗大出，水得寒气，冷必相搏，其人即泬，言胃气虚竭也。伤寒大吐大下之后，极虚复极汗出者，其人外气怫郁，复与之水，以发其汗，因得哕，所以然者，胃中寒冷故也。又胃中虚冷，不能食者，饮水则哕。即是观之，哕、泬皆胃疾可知矣。经曰：趺阳脉浮，则为气泬脉滑则为哕，此为医咎，责虚取实之过也。大抵妄下之后，胃虚气逆，则成哕也。经曰：湿家若下之太早则哕，本虚攻其热则哕，而阳明病不能食，攻其热必哕。诸如此者，皆下之后，胃虚而哕者也。然泬者正为水寒相搏，必曰小青龙汤去麻黄加附子而可矣；至于哕者，则又热气壅郁，气不得通而成者也，轻者有和解之证，重者有攻下之候。经曰：有潮热，时时哕，与小柴胡汤者，即是和解之证也；哕而腹满，视其前后，知何部不利，利之则愈，即可攻下之候也。伤寒至于哕，则病已极也，非若渴烦等轻缓之候。如太阳中风，以火劫发汗，阴阳俱虚竭，身体枯燥，但头汗出，剂颈而还，腹满微喘，口干咽烂；或不大便，久则谵语，甚者至哕，是言其极也。又不尿，腹满，加哕者不治，是为真病。其若是者，虽有神医之术，当斯脱绝之候，又何以措其手足哉。

# 咳第二十五

伤寒咳者，何以明之？咳者，謦咳之咳，俗谓之嗽者是也。肺主气，形寒饮冷则伤之，使气上而不下，逆而不收，冲击膈咽，令喉中淫淫如痒，习习如梗，是令咳也。甚者续续不已，连连不止，坐卧不安，语言不竟，动引百骸，声闻四近矣。咳之由来，有肺寒而咳者，有停饮而咳者，有邪气在半表半里而咳者。虽同曰咳，而治各不同也。《内经》曰：肺之令人咳，何也？皮毛者，肺之合也。皮毛先受寒气，寒气以从其合也。其寒饮食入胃，从肺脉上至于肺，肺寒则外内合邪，因而客之，则为咳嗽者，是肺寒而咳也。伤寒表不解，心下有水气，干呕发热而咳，小青龙汤主之；少阴病，腹痛，小便不利，四肢沉重疼痛，自下利者，此为有水气，其人或咳者，真武汤加五味子细辛干姜主之。二者是停饮而咳者也。虽皆为水饮所作，而小青龙汤所主，为水饮与表寒相合而咳者；真武汤所主，为水饮与里寒相合而咳者，又不可不知也。伤寒中风，往来寒热，胸胁苦满，默默不欲饮食，心烦喜呕，或咳者，小柴胡汤去人参大枣生姜，加干姜五味子主之；少阴病四逆，其人或咳者，四逆散加干姜五味子主之。二者是邪气自表传里而咳者。虽皆为邪气传里，而小柴胡汤所主，为阳邪传里；动肺而咳者，四逆散所主，为阴邪传里。动肺而咳者，又不可不识也。表寒也，里寒也，挟水饮则必动肺，以形寒寒饮则伤肺故也。阳邪也，阴邪也，自表传里，则必动肺，以藏真高于肺故也。咳为肺疾，治之必发散而可矣，而又有不可发汗者。经曰：咳而小便利者，不可发汗，发汗则四肢厥冷。又曰：咳而发汗，踡而苦满，腹中复坚。兹虽逆也，又脉散者，为心火刑于肺金，鬼贼相刑必死。临病之侧，可不察之。

# 喘第二十六

伤寒喘者，何以明之？肺主气，形寒饮冷则伤肺，故其气逆而上行，冲冲而气急，喝喝而息数，张口抬肩，摇身滚肚，是为喘也。伤寒喘者，有邪气在表；气不利而喘者，有水气之气射肺而喘者，各不同也。喘家作，桂枝加厚朴杏仁汤；太阳病，头痛发热，身疼腰痛，骨节疼痛，恶风无汗而喘者；发汗后，饮水多必喘，以水灌之亦喘；伤寒心下有水气，干呕发热而咳，或喘者，小青龙汤去麻黄加杏仁主之。是欲发散水寒也。经曰：喘而汗出者，与葛根黄芩黄连汤以利之；汗出而喘者，与麻黄杏子甘草石膏汤以发之，二者如何而然也？且邪气内攻，气逆不利而喘者，因喘而汗出，见其邪气在里也，虽表未解，未可和之；若邪气外盛壅遏，使气不利而喘者，虽汗而喘不已，见其邪气在表也，虽经汗下，亦可发之。此亦古人之奥义。伤寒止于邪气在表而喘者，心腹必濡而不坚；设或腹满而喘，则又为可下之证。经曰：短气腹满而喘，有潮热者，此外欲解，可攻里也，为因满胀而喘矣。又或邪气内盛，正气欲脱，气壅上逆，亦主喘也。经曰：直视谵语，喘满者死。又汗出发润，喘不休者，此为肺绝；身汗如油，喘而不休，此为命绝。皆为不治之喘也。省疾问病，更宜消息。

# 呕吐第二十七

伤寒呕吐，何以明之？呕者，有声者也，俗谓之啘；吐者，吐出其物也。故有干呕，而无干吐。是以于呕则曰食谷欲呕，及吐则曰饮食入口即吐，则呕吐之有轻重可知矣。伤寒呕，有责于热者，有责于寒者；至于吐家，则悉言虚冷也。经曰：太阴之为病，腹满而吐，食不下，自利益甚，时腹自痛：又曰：胃中虚冷故吐也。呕家则不然，呕有热者，有寒者，有停饮者，有胃脘有脓者，皆当明辨之。呕而发热者，柴胡汤证具；与其呕不止，心下急，郁郁微烦，大柴胡汤主之者，是邪热为呕者也。膈上有寒饮，干呕者，不可吐也，当温之；与其干呕吐涎沫头痛者，吴茱萸汤主之，是寒邪为呕者也。先呕后渴者，此为欲解；先渴后呕者，为水停心下，此属饮家，是停饮呕者。呕家有痈脓，不须治，脓尽自愈，是胃脘有脓而呕也。诸如此者，虽有殊别，大抵伤寒表邪欲传里，里气上逆，则为呕也，是以半表半里证，多云呕也；伤寒三日，三阳为尽，三阴当受邪，其人反能食而不呕，此为三阴不受邪，是知邪气传里者，必致呕也；至于干姜附子汤证云，不呕不渴，为里无热；十枣汤证云，干呕短气，汗出不恶寒者，此表解里未和也。即此观之，其呕为里热明矣。呕家之为病，气逆者必散之，痰饮者必下之。《千金》曰：呕家多服生姜，此是呕家圣药，是要散其逆气也。《金匮要略》曰：呕家用半夏以去其水，水去呕则止，是要下其痰饮也。呕多，虽有阳明证，不可攻者，谓其气逆而未收敛，为实也。其呕而脉弱，小便复利，身有微热，见厥者已为难治，盖谓其虚寒之甚也。医者必审其邪气之虚实，疾症之逆顺，为施药丸，治则当矣。

# 悸第二十八

伤寒悸者，何以明之？悸者，心忪是也，筑筑踢踢然动，怔怔忪忪，不能自安者是矣。心悸之由，不越二种：一者气虚也，二者停饮也。伤寒二三日，心中悸而烦者，小建中汤主之；少阴病四逆，其人或悸者，四逆散加桂五分，是气虚而悸者也；饮水多，必心下悸，是停饮而悸者也。，其气虚者，由阳气内弱，心下空虚，正气内动而为悸也；其停饮者，由水停心下，心为火而恶水，水既内停，心不自安，则为悸也。又有汗下之后，正气内虚，邪气交击而令悸者，与气虚而悸者，则又甚焉。太阳病发汗过多，其人叉手自冒心，心下悸；太阳病若下之，身重，心下悸者，不可发汗；少阳病不可吐下，吐下则悸而惊；少阳病不可发汗，发汗则讝语，此属胃，胃和则愈，胃不和则烦而悸。是数者，皆汗后挟邪者，与其气虚而悸者，有以异也。或镇固，或化散之，皆须定其气浮也。又饮水过多，水饮不为宣布，留心下，甚者则悸。《金匮要略》曰：食少饮多，水停心下，甚者则悸。饮之为悸，甚于他邪，虽有余邪，必先治悸，何者？以水停心下，若水气散，则无所不之，浸于肺则为喘为咳，传于胃则为哕为噎，溢于皮肤则为肿，渍于肠间则为利下，不可缓之也。经曰：厥而心下悸，宜先治水，与茯苓甘草汤，后治其厥；不尔，水渍于胃，必作利也。厥为邪之深者，犹先治水，况其邪气浅者乎？医者可不深究之。

# 渴第二十九

伤寒渴者，何以明之？渴者，里有热也。伤寒之邪，自表传至里，则必有名证，随其邪浅深而见焉。虽曰一日在皮，二日在肤，三日在肌，四日在胸，五日在腹，六日入胃；其传经者，又有证形焉。太阳主气，而先受邪，当一二日发，头项痛而腰脊强者是矣；太阳传阳明，则二三日发，身热，目疼鼻干，不得卧也；阳明传少阳，则三四日发，胸胁痛而耳聋。此三阳皆受病，为邪在表，而犹未作热，故不言渴。至四五日，少阳传太阴经，邪气渐入里，寒邪渐成热，当是时也，津液耗少，故腹满而嗌干；至五六日，太阴传少阴，是里热又渐深也，当此之时，则津液为热所搏，渐耗而干，故口燥舌干而渴；及至六七日，则少阴之邪，传于厥阴，厥阴之为病，消渴，为里热已极矣。所谓消渴者，饮水多而小便少者是矣，谓其热能消水也。所以伤寒病至六七日，而渴欲饮水，为欲愈之候，以其传经尽故也。是以厥阴病云：渴欲饮水，少少与之愈者是也。邪气初传入里，热气散漫，未收敛成热，熏蒸焦膈，搏耗津液，遂成渴也。病人虽渴，欲得饮水，又不可多与之；若饮过多，热少不能消，故复为停饮诸疾。经曰：凡得时气病至五六日，而渴欲饮水，饮不能多，勿多与也。何者？以腹中热尚少，不能消之，便更与人作病也。若大渴欲饮水，犹当依证与之，与之常令不足，勿极意也，言能饮一斗与五升。又曰：渴欲饮水，少少与之，但以法救之，渴者宜五苓散。至于大渴欲饮水数升者，白虎加人参汤主之，皆欲润其燥而生津液也。凡得病反能饮水，此为欲愈之病，其不晓病者，但闻病饮水自差，小渴者乃强与饮之，因成大祸，不可复救。然则悸动也，支结也，喘咳噎哕，干呕肿满，下利，小便不利，数者皆是饮水过伤。而诊病之工，当须识此，勿令误也。

# 振第三十

伤寒振者，何以明之？振者，森然若寒，耸然振动者是也。伤寒振者，皆责其虚寒也；至于欲汗之时，其人必虚，必蒸蒸而振，却发热汗出而解。振，近战也，而轻者为振矣。战为正与邪争，争则为鼓栗而战；振但虚而不至争，故止耸动而振也。下后复发汗振寒者，谓其表里俱虚也；亡血家发汗，则寒栗而振者，谓其血气俱虚也。诸如此者，止于振耸尔。其振振欲擗地者，有身为振振摇者，二者皆发汗过多，亡阳经虚，不能自主持，故身为振摇也，又非若振栗之比。经曰：若吐若下后，心下逆满，气上冲胸，起则头眩，发汗则动经，身为振振摇者，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主之；太阳病，发汗不解，其人仍发热，心下悸，头眩身異动，振振欲擗地者，真武汤主之。二汤者，皆温经益阳，滋血助气之剂，经虚阳弱得之，未有不获全济之功者。

# 战栗第三十一

伤寒战栗，何以明之？战栗者，形相类而实非一也。合而言之，战栗非二也；析而分之，有内外之别焉。战者身为之战摇者是也，栗者心战是也。战之与栗，内外之诊也，昧者通以为战栗也，通为战栗，而不知有逆顺之殊。经曰：胃无谷气，脾涩不通，口急不能言，战而栗者。即此观之，战之与栗，岂不异哉？战之与振，振轻而战重也；战之与栗，战外而栗内也。战栗者，皆阴阳之争也，伤寒欲解，将汗之时，正气内实，邪不能与之争，则便汗出而不发战也。邪气欲出，其人本虚，邪与正争，微者为振，甚者则战，战退正胜而解矣。经曰：病有战而汗出，因得解者何也？其人本虚，是以发战者是也。邪气外与正气争则为战，战其愈者也；邪气内与正气争则为栗，栗为甚者也。经曰：阴中于邪，必内栗也，表气微虚，里气不守，故使邪中于阴也，方其里气不守，而为邪中于正气，正气怯弱，故成栗也。战者正气胜，栗者邪气胜也。伤寒六七日，欲解之时，当战而汗出，其有但心栗而鼓颔，身不战者，已而遂成寒逆，似此证多不得解。何者？以阴气内盛，正气太虚，不能胜邪，反为邪所胜也，非大热剂，与其灼艾，又焉得而御之。

# 四逆第三十二

伤寒四逆，何以明之？四逆者，四肢逆而不温者是也。积凉成寒，积温成热，非一朝一夕之故，其所由来者渐矣。伤寒始者邪在皮肤，当太阳阳明受邪之时，则一身手足尽热；当少阴太阴受邪之时，则手足自温，是表邪渐缓而欲传里也。经曰：伤寒四五日，手足温而渴者，小柴胡汤主之。是太阳之邪，传之少阳也。伤寒脉浮，手足自温者，是为系在太阴，是少阳之邪传于太阴也。是知邪气在半表半里，则手足不热而自温也；至于邪传少阴，为里证已深，虽未至厥，而手足又加之不温，是四逆也；若至厥阴，则手足厥冷矣。经曰：少阴病，四逆，其人或咳，或悸，或小便不利，或腹中痛，或泄利下重者，四逆散主之。方用柴胡、枳实、芍药、甘草，四者皆是寒冷之物，而专主四逆之疾，是知四逆非虚寒之证也。又有四逆诸汤，亦治四逆手足寒，方用干姜、附子热药者，厥有旨哉。若手足自热而至温，从四逆而至厥者，传经之邪也，四逆散主之；若始得之手足便厥而不温者，是阴经受邪，阳气不足，可用四逆汤温之，大须识此，勿令误也。四逆与厥相近而非也。经曰：诸四逆厥者，不可下。是四逆与厥有异也。吐利烦躁见四逆者死，是恶见其四逆也。诊视之间，熟详究之。

# 厥第三十三

伤寒厥者，何以明之？厥者冷也，甚于四逆也。经曰：厥者，阴阳气不相顺接，便为厥。厥者，手足逆冷是也。谓阳气内陷，热气逆伏，而手足为之冷也。经曰：伤寒一二日至四五日，厥者必发热，前热者后必厥，厥深者热亦深，厥微者热亦微。是知内陷者，手足为厥矣。少阴病但厥无汗，而强发之，必动其血，未知从何道出，或从口鼻，或从目出，是名下厥上竭。亦是言发动其热也。先热而后厥者，热伏于内也；先厥而后热者，阴退而阳气得复也；若始得之便厥者，则是阳气不足，而阴气胜也。大抵厥逆为阴所主，寒者多矣，而又有进退之别。经曰：病厥五日，热亦五日，设六日当复厥，不厥者自愈；发热四日，厥反三日，复热四日，厥少热多，其病自愈；厥四日，热反三日，复厥五日，其病为进，寒多热少，阳气退，故为进也。病至厥阴，传经尽也，当是之时，阳气胜阴，厥少热多，其病则愈；若或阴气反胜，阳不得复，厥多热少，其病则逆。厥为阴气至也，热为阳气复也，至于下利，则曰先厥后发热，而利必自止，见厥复利。厥者复为热，为阳气得复，而利必自止，热者便为厥，是阴气还胜也，故复下利矣。诸阳受气于胸中，邪气客于胸中，郁郁留结，则阳气不得敷布，而手足为之厥。经曰：手足厥冷，脉乍紧，邪结在胸中，心中满而烦，饥不能食，病在胸中，当吐之者是矣。厥为阴之盛也，若更加之恶寒而踡者，阴气之极也，则难可制。经曰：少阴病，恶寒，身踡而利，手足厥冷者，不治。是厥冷之逆者，神丹其能生乎。

# 郑声第三十四

伤寒郑声，为邪音也。孔子曰：恶郑声之乱雅乐也。又曰：放郑声，远佞人；郑声淫，佞人殆，是谓郑声为不正之音也。伤寒郑声者，则其声如郑卫之音，转不正也。经曰：虚则郑声。今汗后或病久，人声转者是也，以此为虚，从可知矣。又郑声者，重语也。正为声转也，若声重而转其本音者亦是矣。昧者殊不知此，妄以重为重叠之语，与讝语混而莫辨，遂止以身热脉数、烦渴便难而多言者为讝语；以身凉脉小、自利不渴而多言者为郑声。如此则有失仲景之本意。兼郑声淫则语以正之，则郑声不为重叠，正为不正也。况仲景之书，三百九十余证，曲尽伤寒形候，未有脱落而不言者，若是郑声为多言，则于三阴门中，亦须条见。所以郑声别无证治者，是不与讝语为类也，虽曰虚矣，止为正气虚而不全，故使转声而不正也。明者鉴此，幸详究之。

# 讝语第三十五

伤寒讝语，何以明之？讝者，谓呢喃而语也。又作谵，谓妄有所见而言也。此皆真气昏乱，神识不清之所致。夫心藏神而主火，病则热气归焉，伤寒胃中热盛，上乘于心，心为热冒，则神昏乱而语言多出，识昏不知所以然，遂言无次而成言妄之语，轻者睡中呢喃，重者不睡亦语言差谬。有讝语者，有独语者，有狂语者，有语言不休者，有言乱者，此数者，见其热之轻重也。讝语与独语，虽间有妄错之语，若与人言有次，是热未至于极者也。经曰：独语如见鬼状，若剧者，发则不识人，是病独语未为剧也。狂语者，热甚者也，由神昏而无所见觉，甚则至于喊叫而言语也。言语不休者，又其甚也。至于乱言者，谓妄言骂詈，善恶不避亲疏，为神明已乱也。经曰：诸逆发汗，微者难差，剧者言乱，是难可复制也。谵语之由，又自不同，皆当明辨之。有被火劫讝语者，有汗出讝语者，有下利讝语者，有下血讝语者，有燥屎在胃讝语者，有三阳合病讝语者，有过经讝语者，有亡阳讝语者。经曰：大热入胃，胃中水竭，躁烦，必发讝语。又腹满微喘，口干咽烂，或不大便，久则讝语，是因被火劫讝语也。汗出讝语，此为风也，须下之，过经乃可下之；下之若早，语言必乱，以表虚里实故也。是汗出讝语者也。下利讝语者，有燥屎也，小承气汤主之，是下利讝语者也。下血讝语者，此为热入血室，当刺期门，随其实而泻之，是下血讝语者也。讝语有潮热，反不能食者，胃中必有燥屎五六枚也，是谓燥屎在胃讝语者也。腹满身重，难以转侧，口不仁而面垢，讝语遗尿，是三阳合病讝语者也。过经讝语者，热也，当以汤下之，是过经讝语者也。发汗多亡阳讝语者，不可下，与柴胡桂枝汤，和其荣卫，是以有通津液后自愈，是亡阳讝语也。诸如此者，脉短则死，脉自和则愈。又身微热，脉浮大者生，逆冷，脉沉细，不过一日死，实则讝语，气收敛在内而实者，本病也，或气上逆而喘满，或气下夺而自利者，皆为逆也。经曰：直视讝语，喘满者死，下利者亦死。谓其正气脱绝也。能知虚实之诊，能识逆从之要，治病疗病，则不失矣。

# 短气第三十六

伤寒短气，何以明之？短气者，气短而不能相续者是矣。似喘而非喘，若有气上冲，而实非气上冲也。喘者张口抬肩，摇身滚肚，谓之喘也；气上冲者，腹里气时时上冲也。所谓短气者，呼吸虽数，而不能相续，似喘而不摇肩，似呻吟而无痛者，短气也。经所谓短气者众，实为难辨之证，愚医莫识之，为治有误者多矣。要识其短气之真者，气急而短促，谓之气短者是也。短气有责为虚者，有责为实者，要当明辨之。经曰：趺阳脉微而紧，紧则为寒，微则为虚，微紧相搏，则为短气，此为短气之虚者也。短气腹满而喘，有潮热，此外欲解，可攻里也，此为短气之实者也。又有属表，又有属里者，要当审视之。经曰：短气但坐，以汗出不彻故也，更发汗则愈；与其风湿相搏，汗出短气，小便不利，恶风不欲去衣，甘草附子汤主之者，是邪气在表而短气者也。干呕短气，汗出不恶寒者，此表解里未和也，十枣汤主之；与其太阳病，医反下之，短气躁烦，心中懊憹，阳气内陷，心下因鞕，则为结胸，大陷胸汤主之，是邪气在里而短气者也。虚也，实也，在表也，在里也，皆作短气，又何以辨其虚实也？大凡心腹胀满而短气者，邪在里而为实也；腹濡满而短气者，邪在表而为虚也。大抵短气为实。《金匮要略》曰：短气不足以息者，实也。又水停心下，亦令短气。《金匮要略》曰：食少饮多，水停心下，微者短气。即此观之，短气之由亦众矣，必审其形候，使的而不惑，必审其邪气，在表里之不差，随症攻之，了无不愈者矣。

**卷三**

# 摇头第三十七

伤寒摇头，何以明之？头者，诸阳之会也。诸阳之脉，皆上于头，诸阴脉皆至颈胸中而还，阳脉不治则头为之摇。伤寒摇头有三，皆所主不同也。有曰摇头言者，里痛也，以里有痛者，语言则剧，欲言则头为之战摇也。有曰独摇头，卒口噤，背反张者，痉病也，以风盛于上，风主动摇故也。里痛非邪也，痛使之然；痉病非逆也，风使之然。至于阳反独留，形体如烟熏，直视摇头者，又谓之心绝。盖心藏神，而为阴之本，阳根于阴，阴根于阳，阴阳相根，则荣卫上下相随矣，绝则神去而阴竭，阳无根者，则不能自主持，故头为之摇矣。王冰曰：滋苗者以固其根，伐下者必枯其上。内绝其根，外作摇头，又何疑焉？心绝者，真病也；风痉里痛者，邪气也。观其头摇，又当明其臧否焉。**瘈疭第三十八**伤寒瘈疭，何以明之？瘈者，筋脉急也；疭者，筋脉缓也。急者则引而缩，缓者则纵而伸，或缩或伸，动而不止者，名曰瘈疭，俗谓之搐者是也。《黄帝内经》曰：病筋脉相引而急，名曰瘈疭。瘈谓若契合之契也，行则缓，卧则紧，从则纵，疭疾之纵者，谓若放纵之纵也，以急为瘈，以缓为疭，理至明矣。瘈疭者，风疾也，而癫痫则瘈疭焉。伤寒瘈疭者，邪热气极也，热盛则风搏并经络，风主动，故四肢瘈疭而不宁也。故风温被火者，曰微发黄色，剧者如惊痫，时瘈疭，言其热气之剧盛也。伤寒病至于发瘈疭者，疾势已过矣，多难可制。《内经》曰：太阳终者，戴眼反折，瘈疭绝汗乃出，大如贯珠，著身不流。是见其瘈疭，为已过之疾也。又有四肢漐习，为四肢动而不止，似瘈疭而无力，不得伸缩者也，此为肝绝。瘈疭之证虽难已，若能以祛风涤热之剂，折其大热，则瘈疭亦有生者；若妄加灼火，或饮以发表之药，则死不旋踵。经曰：一逆尚引日，再逆促命期。

# 不仁第三十九

伤寒不仁，何以明之？仁，柔也；不仁，谓不柔和也，痒不知也，痛不知也，寒不知也，热不知也，任其屈伸灸刺，不知所以然者，是谓不仁也。由邪气壅盛，正气为邪气闭伏，郁而不发，荣卫血气虚少，不能通行，致斯然也。《内经》曰：荣气虚则不仁。《针经》曰：卫气不行，则为不仁。经曰：荣卫不能相将，三焦无所仰，身体痹不仁。即是言之，知荣卫血气虚少，不能通行，为不仁者明矣。经曰：诸乘寒者则为厥，郁冒不仁。言此厥者，是正气为寒气所乘，为厥气也，非四肢逆冷之厥也。何者？盖以郁冒，为昏冒不仁，为不知痛痒，得不为尸厥之厥耶？经曰：少阴脉不至，肾气微，少精血，奔气促迫，上入胸膈，宗气反聚，血结心下，阳气退下，热归阴股，与阴相动，令身不仁，此为尸厥。其乘寒之厥，郁冒不仁，即此尸厥可知矣。昔越人入虢诊太子为尸厥，以郁冒不仁为可治，刺之而得痊济者，实神医之诊也。呜呼！设或脉浮而洪，身汗如油，喘而不休，水浆不下，形体不仁，此又为命绝，虽越人其能起之欤。

# 直视第四十

伤寒直视，何以明之？直视者，视物而目精不转动者是也。若目精转者，非直视也。水之精为志，火之精为神，目者心之使也，神所寓焉，肝之外候也，精神荣焉。《针经》曰：五脏六府之气，皆上注于目，而为之精。精之窠为眼，骨之精为瞳子，筋之精为黑睛，血之精为络，气之精为白睛，肌肉之精为约束，裹撷筋骨血气之精，与脉并为系，上属于脑，五脏血气调和，精气充荣，则目和而明矣。伤寒目直视者，邪气壅盛，冒其正气，使神智不慧，藏精之气不上荣于目，则目为之直视。伤寒至于直视，为邪气已极，证候已逆，多难治。经曰：衄家不可发汗，汗出则额上陷，脉急紧，直视不能眴，不得眠。以肝受血而能视，亡血家肝气已虚，目气已弱，又发汗亡阳，则阴阳俱虚所致也。此虽错逆，其未甚也，逮乎狂言，反目直视，又为肾绝；直视摇头，又为心绝，皆藏气脱绝也。直视讝语，喘满者死，下利者亦死；又剧者发则不识人，循衣摸床，惕而不安，微喘直视，脉弦者生，涩者死，皆邪气盛而正气脱也。其或有目中不了了，睛不和，无表里证，大便难，身微热者，是非直视也，此为内实也，可用大承气汤、大柴胡汤下之。直视为不治之疾，目中不了了为可治之候，二者形证相近，其为工者，宜熟视之。

# 郁冒第四十一

伤寒郁冒，何以明之？郁为郁结而气不舒也，冒为昏冒而神不清也，世谓之昏迷者是也。郁冒之来，皆虚极而乘寒，则有之矣。经曰：诸乘寒者则为厥，郁冒不仁。又曰：太阳病先下之而不愈，因复发汗，以此表里俱虚，其人因致冒，冒家汗出自愈，所以然者，汗出表和故也。是知因虚乘寒，乃生郁冒。《金匮要略》曰：新产妇人有三病：一者病痉，二者病郁冒，三者大便难，亡血复汗，寒多故令郁冒。又曰：产妇郁冒，其脉微弱，呕不能食，大便坚，所以然者，血虚而厥，厥而必冒，冒家欲解，必大汗出。即此观之，郁冒为虚寒可知矣。又或少阴病，下利止而头眩，时时自冒者，又为死证，盖谓其虚极而脱也。观其郁冒，幸无忽焉。

# 动气第四十二

伤寒动气，何以明之？动气者，为筑筑然动于腹中者是矣。藏气不治，随藏所主，发泄于脐之四傍，动跳筑筑然，谓之动气。《难经》曰：肝内证脐左有动气，按之牢若痛；心内证脐上有动气，按之牢若痛；肺内证脐右有动气，按之牢若痛；肾内证脐下有动气，按之牢若痛。是藏气不治腹中气候发动也。动气应藏，是皆真气虚，虽有表里攻发之证，即不可汗下。经曰：动气在右不可发汗，汗则头眩，汗不止，筋惕肉異，是发汗而动肝气者也。动气在左不可下，下之则腹内拘急，食不下，动气更剧，虽有身热，卧则欲踡，是下之而动肝气者也。动气在上不可发汗，汗则气上冲，正在心端，是发汗而动心气者也。动气在上不可下，下之则掌握热烦，身上浮冷，热汗自泄，欲得水自灌，是下之而动心气者也。动气在右不可发汗，汗则衄而渴，心苦烦，饮即吐水，是发汗而动肺气者也。动气在右不可下，下之则津液内竭，咽燥鼻干，头眩心悸，是下之而动肺气者也。动气在下不可发汗，汗则无汗，心中大烦，骨节苦痛，目运恶寒，食则反吐，谷不得下，是发汗而动肾气者也。动气在下不可下，下之则腹胀满，卒起头眩，食则下清谷，心下痞，是下之而动肾气者也。且脾内证，当脐有动气，经特曰脐之四傍动气，不可汗下，独不言脾候，当脐有动气者，以脾居中州，为胃以行津液，发汗吐下，独先动脾，况脾家发动气者，讵可动之也，所以特不言之也。伤寒所以看外证为当者，盖不在脉之可见，必待问之可得者，发汗吐下，务要审谛，举此动气，类可知矣。

# 自利第四十三

伤寒自利，何以明之？自利者，有不经攻下，自然溏泄者，谓之自利也。伤寒自利多种，须知冷热虚实，消息投汤，无致失差。杂病自利，多责为寒；伤寒下利，多由协热，其与杂病有以异也。表邪传里，里虚协热则利；不应下而便攻之，内虚协热遂利，是皆协热已。又合病家，皆作自利。太阳与阳明合病，必自下利，葛根汤主之；太阳与少阳合病，必自下利，黄芩汤主之；阳明与少阳合病，必自下利，大承气汤主之。三者皆合病下利，一者发表，一者攻里，一者和解，所以不同者，盖六经以太阳阳明为表，少阳太阴为在半表半里，少阴厥阴为在里。太阳阳明合病为在表者也，虽曰下利，必发散经中邪气而后已，故与葛根汤以汗之；太阳与少阳合病，为在半表半里者也，虽曰下利，必和解表里之邪而后已，故与黄芩汤以散之；阳明少阳合病，为少阳邪气入府者也，虽曰下利，必逐去胃中之实而后已，故与承气汤以下之。是三者所以有异也。下利家何以明其寒热耶？且自利不渴属太阴，以其藏寒故也；下利欲饮水者，以有热也，故大便溏小便自可者，此为有热；自利小便色白者，少阴病形悉具，此为有寒；恶寒脉微，自利清谷，此为有寒；发热后重，泄色黄赤，此为有热，皆可理其寒热也。凡腹中痛转气下趋少腹者，此欲自利也。自利家身凉脉小为顺，身热脉大为逆。少阴病脉紧下利，脉暴微，手足反温，脉紧反去者，此为欲解；下利脉大者为未止，脉微弱数者，为欲自止，虽发热不死。是知下利脉大为逆，而脉小为顺也。自利宜若可温，理中、白通诸四逆辈，皆温藏止利之剂。又有肠胃有积结，与下焦客邪，皆温剂不能止之，必也或攻泄之，或分利之而后已。经曰：理中者，理中焦，此利在下焦，宜赤石脂禹余粮汤；复不止，当利其小便。是泄在下焦，渗泄而聚利者也。少阴病自利清水，色纯青，心下必痛，口干燥；与下利三部皆平，按之心下鞕，或脉沉而滑，或不欲食而讝语，或差后至年月日复发，此数者，皆肠胃有积结，而须攻泄者也。《内经》有曰：大热内结，注泄不止，热宜寒疗，结伏须除，以寒下之，结散利止，大寒凝内，久利泄溏，愈而复发，绵历岁年，以热下之，寒去利止，谓之通因通用。下利虽有表证，又不可发汗，以下利为邪气内攻，走津液而胃虚也。故经曰“下利不可攻其表，汗出必胀满”者是矣。大抵下利脱气至急，五夺之中，此为甚者，其或邪盛正虚，邪拥正气下脱，多下利而死。何以言之？经曰：下利日十余行，脉反实者死，发热下利至甚，厥不止者死，直视讝语下利者死，下利手足厥冷无脉者，灸之不温，脉不还死，少阴病自利，复烦躁不得卧寐者死。此数者，皆邪拥正气下脱而死者者也。《金匮要略》曰：六府气绝于外者，手足寒；五藏气绝于内者，利下不禁。呜呼！疾成而后药，虽神医不可为已。气既脱矣，孰能治之。

# 筋惕肉異第四十四

伤寒筋惕肉異，何以明之？伤寒头痛身疼，恶寒发热者，必然之证也；其于筋惕肉異，非常常有之者，必待发汗过多亡阳，则有之矣。《内经》曰：阳气者，精则养神，柔则养筋。发汗过多，津液枯少，阳气太虚，筋肉失所养，故惕惕然而跳，異異然而动也。太阳病，脉微弱，汗出恶风者，不可服大青龙汤，服之则厥逆，筋惕肉異，此为逆也；太阳病发汗，汗出不解，其人仍发热，头眩，身異动，振振欲擗地者，真武汤主之；动气在左不可发汗，发汗则头眩汗不止，筋惕肉異。即是观之，筋惕肉異，由发汗多亡阳，阳虚可见矣。兹虽逆也，止于发汗亡阳而表虚，治以温经益阳则可矣；或因吐下发汗，表里俱虚，而有此状者，又非若但发汗后所可同也。经曰：伤寒吐下后，发汗虚烦，脉甚微，八九日，心下痞鞕，胁下痛，气上冲咽喉，眩冒，筋脉动惕者，久而成痿，此为逆之甚者也。太阳病发汗，复下之后，表里俱虚，复加烧针，因胸烦，面色青黄，肤異者难治，兹为逆之甚者也。发汗吐下，庸可忽诸。

# 热入血室第四十五

伤寒热入血室，何以明之？室者，屋室也，谓可以停止之处。人身之血室者，荣血停止之所，经脉留会之处，即冲脉是也。冲脉者，奇经八脉之一脉也，起于肾下，出于气冲，并足阳明经，夹脐上行，至胸中而散，为十二经脉之海。王冰曰：冲为血海。言诸经之血，朝会于此，男子则运行生精，女子则上为乳汁，下为月水，《内经》曰：任脉通，冲脉盛，月事以时下者是也。王冰曰：阴静海满而去血。谓冲脉盛，为海满也。即是观之，冲是血室可知矣。伤寒之邪，妇人则随经而入，男子由阳明而传。以冲之脉与少阴之络起于肾，女子感邪，太阳随经便得而入冲之经，并足阳明，男子阳明内热，方得而入也。冲之得热，血必妄行，在男子则下血讝语，在妇人则月水适来。阳明病下血讝语，此为热入血室者，斯盖言男子，不止谓妇人而言也。妇人伤寒，经水适来与经水适断者，皆以经气所虚，宫室不关，邪得乘虚而入。《针经》有言曰：邪气不得其虚，不能独伤人者是矣。妇人热入血室，有须治而愈者，有不须治而愈者，又各不同也。妇人中风，发热恶寒，经水适来，得之七八日，热除而脉迟，身凉和，胸胁下满，如结胸状，讝语者，此为热入血室，当刺期门，随其实而泻之；与其妇人中风七八日，续得寒热，发作有时，经水适断者，此为热入血室，其血必结，故使如疟状，发作有时，小柴胡汤主之。二者是须治而愈是也。妇人伤寒发热，经水适来，昼则明了，暮则讝语，如见鬼状者，此为热入血室，无犯胃气及上二焦，必自愈。是不须治而愈者也。讝语为病邪之甚者，何不须治而愈耶？且胸胁满如结胸，讝语，是邪气留结于胸胁而不去者，必刺期门，随其实而泻之；寒热如疟，发作有时者，是血结而不行者，须小柴胡汤散之。二者既有留邪，必须治之可也。若发热经水适来，昼日明了，暮则讝语，此则经水既来，以里无留邪，但不妄犯，热随血散，必自愈。经曰：血自下，下者愈，故无犯胃气及上二焦，必自愈。所谓妄犯者，谓恐以谵语为阳明内实，攻之犯其胃气也；此无胸胁之邪，恐刺期门犯其中焦也；此无血结，恐与小柴胡汤犯其上焦也。小柴胡汤解散则动卫气，卫出上焦，动卫气是犯上焦也；刺期门则动荣气，荣出中焦，动荣气是犯中焦也。《脉经》有曰：无犯胃气及上二焦。岂谓药不谓针耶，此其是欤。

# 发黄第四十六

伤寒发黄，何以明之？经曰：湿热相交，民当病瘅。瘅者，黄也，单阳而无阴者也。伤寒至于发黄，为疾之甚也。湿也热也，甚者则发黄；内热已盛，复被火者，亦发黄也；邪风被火热，两阳相熏灼，其身必发黄；阳明病被火，额上微汗出，小便不利者，必发黄，是由内有热而被火，致发黄者也。阳明病无汗，小便不利，心中懊憹者必发黄，是由阳明热盛，致发黄者也。伤寒发汗已，身目为黄，所以然者，寒湿在里不解故也，以为不可下也，于寒湿中求之，是由寒湿致发黄者也。湿亦令黄也，热亦令黄也，其能辨之乎？二者非止根本有异，而色泽亦自不同。湿家之黄也，身黄如似熏黄，虽黄而色暗不明也；至于热盛之黄也，必身黄如橘子色，甚者勃勃出，染着衣正黄如柏，是其正黄色也。由是观之，湿之与热，岂不异哉！大抵黄家属太阴，太阴者脾之经也，脾者，土；黄，土色也，脾经为湿热蒸之，则色见于外，必发身黄。经曰：伤寒脉浮缓，手足自温者，是为系在太阴，太阴当发身黄者是矣。热虽内盛，若已自汗出，小便利者，则不能发黄必也。头汗出，身无汗，剂颈而还，小便不利，渴饮水浆，此为瘀热在里，身必发黄。黄家为热盛，而治法亦自有殊。伤寒八九日，身如橘子色，小便不利，少腹满者，茵陈蒿汤主之，此欲泄涤其热也；伤寒身黄发热者，栀子柏皮汤主之，此欲解散其热也；伤寒瘀热在里，身必发黄，麻黄连翘赤小豆汤主之，此欲解散其热也。此数者，泄涤解散，乃治之不同，亦皆析火彻热之剂也；一或身黄脉沉结，少腹鞕而小便自利，其人如狂者，又为畜血在下焦，使之黄也，必须抵当汤下之而愈。黄家既是病之已极，是以有不治之者多矣，非止寸口近掌无脉，鼻气出冷，为不治之疾。又若形体如烟熏，直视摇头者，是为心绝；环口黧黑，柔汗发黄，是为脾绝，皆不发治之症，医者更详视之。

# 发狂第四十七

伤寒发狂，何以明之？狂者，猖狂也，谓其不宁也。《难经》曰：狂之始发也，少卧不饥，而自高贤也，自辨智也，自贵倨也，妄笑好歌乐也，妄行走不休也。狂家所起，皆阳盛致然。《内经》曰：阴不胜其阳，脉留薄疾，并乃狂也。又曰：邪入于阳则狂，邪入于阴则喑。《难经》曰：重阳者狂，重阴者癫。《脉经》曰：阴附阳则狂，阳附阴则癫。《病源》曰：阳邪并于阳则狂，阴邪并于阴则癫。即诸经之狂为阳盛也明矣。又阳明之病，恶人与火，闻木音则惕然而惊，心欲动，独闭户牖而处，甚则欲上高而歌，弃衣而走，逾垣上屋，其所上之处，皆非素能者，是谓阳邪并于阳明也。伤寒热毒在胃，并于心藏，使神不宁，而志不定，遂发狂也。伤寒至于发狂，为邪热至极也，非大吐下则不能已。又有热在下焦，其人如狂者。经曰：热入膀胱，其人如狂。谓之如狂，则未至于狂，但卧起不安尔。其或狂言，目反直视，又为肾之绝；汗出辄复热，狂言不能食，又为失志死。若此则殆，非药石之所及，是为真病焉。

# 霍乱第四十八

伤寒霍乱，何以明之？上吐而下利，挥霍而撩乱是也。邪在上焦者，但吐而不利；邪在下焦者，但利而不吐；若邪在中焦，胃气不治，为邪所伤，使阴阳乖隔，遂上吐而下利。若止呕吐，而利经止，得之吐利；必也上吐下利，躁扰烦乱，乃谓之霍乱，其与但称吐利者，有以异也。伤寒吐利者，邪气所伤，霍乱吐利者，饮食所伤也。其有兼伤寒之邪，内外不和者，加之头痛发热而吐利也。经曰：病发热头痛，身疼，恶寒吐利者，此属何病？答曰：此名霍乱。自吐下又利止，复更发热也，是霍乱兼伤寒者也。霍乱头痛发热，热多欲饮水者，五苓散主之；寒多不用水者，理中丸主之。以其中焦失治，阴阳乖隔，必有偏之者，偏阳则多热，偏阴则多寒。许仁则曰：病有干霍乱，有湿霍乱，干霍乱死者多，湿霍乱死者少。盖吐利则所伤之物，得以出泄，虽霍乱甚，则止于胃中水谷泄尽则止矣，所以死者少。及其干霍乱而死多者，以其上不得吐，下不得利，则所伤之物，不得出泄，壅闭正气，关隔阴阳，烦扰闷乱，躁无所安，喘胀干霍乱而死。呜呼！食饮有节，起居有常者，岂得致霍乱耶？饮食自倍，肠胃乃伤，丧身之由，实自致尔。

# 畜血第四十九

伤寒畜血，何以明之？畜血者，血在下焦，结聚而不行，畜积而不散者是也。血菀于上而吐血者，谓之薄厥；留于下而瘀者，谓之畜血。此由太阳随经，瘀热在里，血为热所搏，结而不行，畜于下焦之所致。经曰：太阳病六七日，表证仍在，脉微而沉，反不结胸，其人发狂者，以热在下焦，少腹当鞕满，小便自利者，下血乃愈，抵当汤主之者是也。大抵看伤寒，必先观两目，次看口舌，然后自心下至少腹，以手摄按之，觉有满鞕者，则当审而治之。如少腹觉有鞕满，便当问其小便，若小便不利者，则是津液留结，可利小便；若小便自利者，则是畜血之证，可下瘀血。经曰：伤寒有热，少腹满，应小便不利，今反利者，为有血也。又曰：太阳病身黄，脉沉结，少腹鞕，小便不利者，为无血也；小便自利，其人如狂者，血证谛也，皆须抵当丸下之愈。阳明证，其人喜忘，屎虽鞕，大便反易，其色必黑，亦是畜血之证。畜血于下，所以如狂者，经所谓热结膀胱，其人如狂者是也；血瘀于下，所以喜忘者，《内经》曰：血并于下，乱而喜忘者是也。二者若有其一，则为畜血证明矣。畜血之证，又有轻重焉。如狂也，喜忘也，皆畜血之甚者，须抵当汤丸以下之；如外已解，但少腹急结者，则为畜血之轻也，须桃仁承气汤以利之。医之妙者何也？在乎识形证，明脉息，晓虚实，知传变。其于形证之明者，众人所共识，又何以见其妙？必也形证之参差，众人所未识，独先识之，乃所以为妙。且如病人无表里证，发热七八日，虽脉浮数者，可下之；假令已下，脉数不解，发热则消谷善饥，至六七日，不大便者，此有瘀血，抵当汤主之。当不大便，六七日之际，又无喜忘如狂之证，亦无少腹鞕满之候，当是之时，与承气汤下者多矣；独能处以抵当汤下之者，是为医之妙者也。若是者，何以知其有畜血也，且脉浮而数，浮则伤气，数则伤血，热客于气则脉浮，热客于血则脉数，因下之后，浮数俱去则已；若下之后，数去，其脉但浮者，则荣血间热去，而卫气间热在矣，为邪气独留心中则饥，邪热不杀谷，潮热发渴也；及下之后，浮脉去而数不解者，则卫气间热去，而荣血间热在矣，热气合并，迫血下行，胃虚协热，消谷善饥。血至下焦，若下不止，则血得以去，泄必便脓血也；若不大便六七日，则血不得出泄，必畜在下焦为瘀血，是须抵当汤下之。此实疾症之奇异，医法之玄微。能审诸此者，真妙医也。

# 劳复第五十

伤寒劳复，何以明之？劳为劳动之劳，复为再发也，是伤寒差后，因劳动发者是也。伤寒新差后，血气未平，余热未尽，劳动其热，热气还经络，遂复发也。此有二种：一者因劳动外伤，二者因饮食内伤。其劳动外伤者，非止强力摇体、持重远行之劳；至于梳头洗面则动气，忧悲思虑则劳神，皆能复也，况其过用者乎。其饮食内伤者，为多食则遗，食肉则复者也。《内经》曰：热病已愈，而时有遗者何也？以热甚而强食之，病已衰而热有所藏，因其谷气留薄，两阳相合，故有所遗。经曰：病已差，尚微烦，设不了了者，以新虚不胜谷气，故令微烦，损谷则愈。夫伤寒邪气之传，自表至里，有次第焉；发汗吐下，自轻至重，有等差焉。又其劳复则不然，见其邪气之复来也，必迎夺之，不待其传也。经曰：大病差后劳复者，枳实栀子豉汤主之；若有宿食加大黄。且枳实栀子豉汤则吐之，岂待虚烦懊憹之症；加大黄则下之，岂待腹满讝语之候。经曰：伤寒差后，更发热者，小柴胡汤主之；脉浮以汗解之，脉沉实者，以下解之。亦是便要折其邪也。盖伤寒之邪，自外入也；劳复之邪，自内发也，发汗吐下，随宜施用焉。呜呼！劳复也，食复也，诸劳皆可及，御内则死矣。若男女相易，则为阴阳易；其不易自病者，谓之女劳复。以其内损真气，外动邪热，真虚邪盛，则不可治矣。昔督邮顿子献，不以华敷之诊为信，临死致有出舌数寸之验。由此观之，岂不与后人为鉴诫哉。